

雜記

志所以紀政教而文藝爲末雜記又其末也山經水注盡備搜羅野史碑編無妨據摭茲則未暇泛及所舉不出信郡之中隘已然而博雅之士考古證今亦或有取於此不第爲揮麈之談已也

郡志云天下之水皆自西而東惟信水自東而西春夏多南風秋冬多北風所在類然而信則多東西風水之異也風亦隨之其地勢爲之乎自春而夏晴日少而雨日多每至經旬累月連綿不止故潮滌之氣較他處特甚自夏而秋則炎酷少雨民之苦旱歲以爲常或偶有過雲倏來倏止雨後復晴反至生蠱此氣候之稍殊者

楊時喬舊志序云信爲郡鄰浙山常居土田十之七八勢既險阻而銅塘以銅鐵山以鐵平洋以鑛靈山以晶又稱利壞故嘗有聚而採者然亦以產少寇爭屢勞興師法制始嚴而今則利盡矣

上饒志云比年山鄉廣植桐鶯全山耕爲隴畝利亦僅有之然而山土疏鬆遇雨則沙石崩潰填塞雞壑殆遍瀦水

淺故旱魃易於告病且山盡不毛驅虫豸而注諸田螟螣害稼者十年常六七焉興民近多種檉其弊亦與此同按張衡南都賦注云檉似柏而香檉中有脂號檉乳今以子壓爲油一時之利可貪而竹木日少識者早爲憂之

信郡多奇山水爲名賢往來之地興邑東界上饒五十里外有月巖山唐韋莊經月巖詩序云信州西三十里山名仙人城有月巖山其狀秀拔中有山門如滿月之狀予因行役過其下聊賦是詩詩見通志其後宋朱韋齋先生有絕句云鑿破巉巖不計春山腰千古挂冰輪誰知擘破三

峯手聊出嬋娟戲路人託意微婉益足爲茲山增重

桂榮學記云興安立縣之初廩膳限以十名儉爲之制萬歷四年孫侯楠請益增廩如他邑額以廣教澤又捐俸買民地構校舍十間共前二十間見楊時喬學記當是時士無不聚於學者雖在開創之初而人文之盛於斯肇其端已

陸稼書先生曰余讀安州記言祀事之失嚴敬曰壇壝廟宇宿莽積塵神主龕籠傾欹破毀几案皆鳥鼠之迹庭除有人畜之糞及祭祀屆期齋戒視爲虛文執事何嘗告口

拂拭者濁滯重重滌濯者汚垢斑斑菹醢不問生熟犧口
未知精潔帶泥連草之菁芹含蛀蒙塵之棗栗凡百供陳
盡託僕隸師生不躬親有司不省視嗚呼今天下如此者
多矣知禮君子其知敬畏哉

楊守仁學田記曰學以櫺星爲門櫺星者非天田星乎古
人取義於斯謂教先養而入其意淵乎深矣然又聞之石
瀆子焉畊堯田者有九年之水畊湯田者有七年之旱畊
心田者日日豐年蓋以方寸爲頃而恒產之有無誠不足
爲恒心慮也

姜元春少經兵燹饑荒間讀書不倦康熙丙午大比資斧
乏絕不能赴試其師姜起蛟亦名諸生前數歲卒其妻猶
在適貨豬得銀四兩餘起蛟見夢於元春令其往貸其妻
初猶不允語以夢故併言其銀之數絲毫不爽慨然予之
是科獲雋亦可知師生之誼雖死生猶骨肉也

戴筤圃先生乾隆丙子司鐸於興一日夢大虎踰宮牆而
出亟召邑諸生語之届試期歡然酌卮酒餞之明倫堂已
而不驗先生憂歎者累日次年丁丑會試先生成進士官
翰林然後知其兆之非虛也其子相國文端公生於學署

故小字興安云

謝文節公蠶婦吟詩云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又謝惠布詩云吾知饒信間蠶月如岐邠兒童皆衣帛豈獨奉老親是知蠶績之勤不異三吳也今已絕響矣

鉛山龔敷著分野書分星於土分土於度分度於數獨詳宿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視其土之廣狹分屬一宿一宿所屬或一省或兼省郡得宿之度而分居縣又分其度之數或半數或一數以至四五數或謂信之七邑所占皆斗數謂斗有度有數郡或得其度之全度之半邑惟是各得其數而已此論頗精

唐宋科目有進士而無舉人胡志不深考於宋代列汪汝吉徐宗李高三人誤載舉人目下今查通志解試內亦無其人其不足憑信審矣此載筆者所不得不慎也

葛源之西華山奇石森森壁立數十仞其下蘭若依焉道光二年三月忽有疥者來求齋不得索筆題二絕於石壁而去其詩云雲垂西極靄丹邱瑤水初生玉液流海上碧

□□正熟不知花發幾千秋昨夜鐘聲震玉關飛鳬暫借
息華山世人必欲知名姓九節翁曾到此間九節杖見杜
詩寺僧遂疑爲仙其真仙耶抑亦詩人流落故爲此狡猾
耶是未可知矣

縣北岑山洞龍泉菴卽明慧菴禪師開山時所創造也本
稱殷富康熙甲寅燬於兵火有僧雪玉苦志修行欽復新
之一日於山中掘地得金遂庀材鳩工盡所獲而新之竊
意盛衰往復之數藏金者殆慧菴耶其徒塑雪玉像於殿
後此語蓋得諸寺僧會三云

貢生毛克圖字南翔縣之竹園人性恬淡鯁直不習舉業
間作詩文亦秀穎可觀一日往妻家途次得句云德澤未
堪貽後世容顏今可見閻羅旋因冒暑服藥病劇而歸神
思恍惚覺有一老隸立榻前持版相迓狀是夜遂卒妻張
氏頻夢見之囑妻曰善撫吾兒妻問之在冥中所司何事
答曰上界憐吾無過命爲女上坂土地某日蒞事妻至期
歸寧適村中迎新塑土地入廟與毛公所言合夫人生而
正直死則爲神自古有然未若毛公之事涉靈異謹錄之
以諷世云